

风物 杂谈

挖出来的人间风味

■张金刚

与诸多在枝头招摇的果蔬不同,“根茎菜”显得低调含蓄多了,堪称食材界的“隐者”。它们深居地下,最接地气,从耕种到收获,汲取土地营养、日月精华,在泥土中潜滋暗长,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自然嬗变,不得而知,任凭想象。

锹、铲、锄、镰,握在手中,俯身大地,如探宝一般,用最虔诚的姿势、最相宜的力道挖出来。虽是宝,但却大多有着其貌不扬、土得掉渣的外表,但其朴素之下蕴含的内蕴与风味,愿意与之亲近者,必可获得。

萝卜算是最水灵的,它们用一簇翠绿翠绿的缨子,昭示着蓬勃的生命力。“萝卜响,嘎嘣脆,吃了能活百来岁”,虽夸张了些,倒也道出了其“小人参”的身价。水萝卜、青头萝卜最宜生吃,且不剥皮。洗净,或直接拿缨子蹭掉浮土,“嘎嘣”狂嚼,微辣中略带微甜,清爽脆生;涮火锅间隙,上一盘“萝卜开会”败火清口,最是称意。

腌制泡菜,算得农家深秋一景。各种各色萝卜,堆成堆,排好队,静候着。切块也行,整个也行,码在瓶坛罐缸中,借盐粒、作料在时间里浸渍,发酵,酸爽的“群英荟萃”便可从冬吃到春。数九寒天,百搭的萝卜与鲜美的猪肉、牛肉、羊肉清炖,窗外北风凛冽、雪花飞舞,屋内咕嘟咕嘟、香味弥漫。

相比之下,红薯就略显干巴了,但其祖先从美洲漂洋过海远道而来,在中国大地开枝散叶,生生不息,足见其魅力。一棵秧苗扦插入土,生出一根又分蘖数根藤蔓,在土地上匍匐蜿蜒,将能量全聚在硕大的红薯之内。刨挖出来,白皮白瓤的、红皮白瓤的、黄皮黄瓤的、紫皮紫瓤的,格外喜人。

春来,全村人育秧插秧;炎夏,全村人除草翻蔓;秋至,全村人挖薯窖藏;一冬,全村人做薯食薯。如果嫌油炸或油煎煎了些,那生吃是个不错的选择,脆甜。最能激发红薯原香的是蒸和烤。

掰开,鲜艳细腻的薯肉牵扯出丝丝缕缕的纤维与香气,惹得口舌生津。煮粥时放入几块,满锅飘香。提取红薯粉,制成凉粉,凉拌消暑;制成粉条,炖菜下饭。

土豆,我们称其为“山药蛋”。它在粮食界,居小麦、稻谷、玉米之后,排老四,足见其广受欢迎。种土豆时,一小块土豆顶一个芽儿,直接种入土里,便可长出翠绿的苗,开出粉紫的花,育出数枚丰满的土豆,是餐桌必备。蒸、烤、炒、熘、炖、炸、拌;或块,或丁,或片,或条,或丝,或泥;粗放也好,精致也好;原味也好,混搭也好,一种烹调一个风味,调和着寻常百姓一日三餐。

我曾跟在父母身后,种过,更挖过。曾“掘地三尺”,挖出修长的麻山药,蒸食、炒食或熬粥,或做出甜蜜营养的高烧麻山药解馋。曾在田埂、山野,顺着几蓬黄花、几根长秆,刨出一堆洋姜,搭配同是挖出来的萝卜、芥菜、蔓菁,腌出酸脆爽口的佐餐小菜。曾从池塘淤泥

里挖出节状的莲藕,切片,焯水,凉拌,如朵朵白花绽放盘中,养眼又养身。还有茭笋、竹笋、芋头、荸荠、人参……特别是那调味必备的葱、姜、蒜,虽永远只是配角,却总是最佳,将各种异味化于无形,只留美味在人间。

与时蔬易腐易腐不同,根茎菜皮实得很,随便扔哪儿都可,若窖藏,味更美。即便它们生了芽子,也不打紧,泡入盆中、瓶中,不日便可生根,荣发,甚至开花,收获雅致的案头清供。

我常对着土地出神,感叹其神奇与多情。普普通通、数代耕作的黄土地、黑土地、红土地,只要用心用力种管,就会欣欣向荣,收获至宝。我也不禁对这些根茎菜心生感恩与敬畏。它们在地下无声无息,孕育出人间风味,却在从不居功自傲,永远向下,低至尘埃,埋进泥土,令大地活力充盈。经过百余天潜心成长、修炼升华,终有一天拱土而出,迎来“高光时刻”。做人,也当如此。

心灵 火花

父亲的执念

■宝华

父亲是那种对物质要求极低的人,曾经挨冻受饿的那一代人大抵都如此。但在农村当过多年校长的父亲,却十分注重家风的培养。

不断讲述兴衰起落的家族历史是他教育我们的主要方式。父亲口述家史的重要章节就是,我们这个家庭多灾多难,爷爷离世早,奶奶带着几个孩子在兵连祸结的荒乱年月里,日子过得艰辛难熬。

父亲读过几年书,为了养家糊口,十几岁就到了村小教书,早早地和奶奶一道挑起了生活的担子。代课收入微薄,一个钢镚都要掰成几瓣花。在生计都成问题的情况下,居然让我叔叔姑姑通过读书走出来,吃上了公家粮,捧上了牢靠的饭碗。

我们一家几口,全部收入的来源就是父亲几十元的工资,虽拮据窘迫,但至少温饱有了保障。父亲最大的特点是容易满足,身上穿暖,肚里吃饱,在他看来已是大大的今非昔比。在那种鲜明的对比里,父亲总是知足常乐。

父亲对吃饭没有任何讲究,用家里人的话就是不嫌饭碎。天天重复、不变花样的简单饭食他也能吃得津津有味。以前的厨房统称锅屋,大都是土坯垒成,柴门小屋,里面砌有一大一小两个锅台,大锅煮饭,小锅炒菜。当然必不可少还存有一大堆柴火。一到冬天父亲总是坐在挨着灶台的地方,坐在酥软的柴火堆里,手捧饭碗,专注地吃饭,灶膛里柴火的余烬把他脸烤得微微泛红,这时他会把棉帽摘下来,漏出脑门上的一层细密的汗珠。父亲很少吃菜,大多只是一心一意地喝红薯稀饭,并发出响亮的嚼饭声。他肯定认为大冬天有饭吃已经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。

每每吃饭时,父亲口述家史悠然开讲。特别是我对饭菜挑三拣四的时候,父亲的讲述更是对症下药,不失其时。父亲有关苦难的记忆多半是和挨饿有关,那段经历让他刻骨铭心,形成了他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。他每讲述完后都要抚今追昔一番,言语之间都是对温饱日子的珍视和满足。

很长一段时间,家里的承包地父亲一直种着。村里有人放弃土地进城安家了,他总不以为然;家里人不管谁有了类似想法总让他心生不快。他的观点是:囤里有粮,心里不慌。外边几亩地,家里几囤粮,叫他睡觉踏实吃饭香。即使每月按时到手的工资,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思想。

用父亲的话说,不愁吃穿的生活已是掉到了福窝里。“常将有日思无日,莫待无时思有时”,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熟悉这句古语。其实他用尽了一生时间,身体力行地为这句醒世格言作注,这就是他坚定的人生执念,固若磐石。



真情 拾贝

母亲的算盘

■马亚伟

母亲年轻时,打得一手好算盘。那个年代,打一手好算盘等于有了铁饭碗,用姥爷的话说就是,走到哪儿都有饭吃。母亲中学毕业后,跟着在税务局当会计的姥爷学打算盘,本想借此找个工作,可命运阴差阳错,把算盘打得无比熟练的母亲,并没有因为算盘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。

作为农民的母亲,并没有放弃她的“特长”,还把打算盘当成业余爱好。她高兴的时候,会教我打算盘,可我总嫌打算盘太枯燥,懒得学。有时候,生产队的会计会找母亲来帮忙记账,母亲的算盘打得比那个会计还好。这时候,母亲脸上总是浮现出骄傲的表情,仿佛觉得自己的技艺终于派上用场了。

母亲喜欢算盘,至今我家里还珍藏着一把算盘。有一首诗这样说:“五湖

四海盘中算,三教九流珠上忙。柴米油盐小黎庶,江山社稷大朝堂”,小小算盘里有大乾坤。算盘曾经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,小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,大到江山社稷,都离不开算盘。那些灵动的算珠,也是有生命力的,精灵一般,多么复杂的问题都会被它们化繁为简。拨响算盘的“噼啪”声,在母亲听来也如同悦耳的音乐。母亲总说,算盘里浓缩了生活百味和人生百态,是智慧的结晶,有神奇的魅力,永远值得珍视。

因为钟爱算盘,母亲说起话来也常带着“算盘”两个字。比如批评我懒的时候,母亲总说:“难道你是算盘珠子吗?不拨不动!”我故意跟母亲打趣:“妈,我是算盘珠子就好了,你不是最喜欢算盘珠子吗?”母亲听了,转译为喜。

母亲过起日子来很会打算,她常

说:“吃不穷,穿不穷,不会算盘就受穷”“要饭的结算盘,穷有穷打算”……母亲很有规划意识,每年年初都会计划好一年要做的事,完成的目标。我觉得这跟母亲心中有一把算盘有关。

母亲虽然像算盘那样计算精细,但很不欣赏会打小算盘的人。她总说,人不能太算计了,太算计反而会把自己算进去,吃亏才是福。在母亲看来,算盘要算,但应该打得磊落大气,打小算盘不算本事。

时隔多年,如今算盘已经完全退出了我们的生活。一次,我用计算器加加减减,嘴巴里念念有词,结果还给算错了。母亲说:“瞧你那个费劲的,要是我,用算盘珠子一拨拉,一丝一毫也错不了!”母亲的语气里,透着骄傲和得意,跟当年一模一样。

地瓜飘香

■管淑平

秋末冬初的日子里,甜甜的地瓜也悄悄地成了餐桌上的一道养人的美味。圆滚滚的个头,憨厚的形象,一阵阵瓜香,不知不觉中就唤醒了童年的记忆。

地瓜也叫番薯、红苕,它是一种倔强又低调的旋花科草本植物。说它倔强是因为它很挑剔土壤,它喜沃土,且需要常呵护。杂草多了它立马就要起脾性,颓靡了起来。说它低调是因为它一身上下都是宝。藤蔓可做凉菜,也可清炒、水煮;地下的瓜更是诱人,生吃,清煮,慢烤,制干,磨饼……数不胜数的做法,吃不尽的美味。

孩童时分,有了地瓜的陪伴,也便多了一分开心和满足。乡间田野,是我们的最佳去处,因为,那低调的地瓜就埋藏在土壤之中。为了挖到地瓜,大伙

儿热情洋溢,你挖一个坑,我掘一个洞,比淘金还快乐!挖出来的地瓜随意挑一个,轻轻地搓去泥土,然后用刀子把地瓜皮儿削掉,接着大口啃起来,那滋味儿,甭提有多美了!

在乡村的冬天,最温馨的时光绝对少不了和家人一起围坐在火炉旁烤地瓜。一层层扒开烧得将尽的炭火,挑几个饱满但个头不是特别大的地瓜放进坑中,然后覆盖上一层层热炭灰。家人们坐在火炉边闲谈,地瓜在火坑中酝酿,我赶紧往火坑中续柴火,生怕火小了那期待的美味儿就扑空了。这时母亲说:“傻孩子,地瓜可不能这么烤,会糊的。火候也不能太小,那样会半生不熟,吃起来伤胃。”我问母亲:“那应该怎么烤?”母亲告

诉我:“火适中且不能停。”

于是,我乖乖按照母亲说的方法烤地瓜。不到半小时,火炉中开始传出淡淡的香。每每到这这会儿,母亲就会拿起火钳将地瓜翻个面儿。不一会儿它就熟透了。一阵阵地瓜香瞬间飘满了屋子,连空气中都飘逸着甜丝丝的糖味,馋得我口水直咽。剥开它朴素的外衣,烤熟后金黄中泛着红晕的瓤就流溢了出来。我赶紧大口吃了起来,笑容在脸上荡漾,那是一种幸福的味道……

成年后,我去过很多城市,也吃过不同城市的地瓜风味。湖南的苕粩、贵阳的烤薯、广东的地瓜糕……都各有特色,但能将记忆完整复原的,却只有故乡那朴素的地瓜。

教育 行思

杨德广,生于1940年,曾任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、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、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等。他将自己积攒的书稿费、讲课费及卖房所得,全数捐赠,设立“杨德广教育慈善基金”。

时光如流,往事如昨。35年前,我有幸结识了杨德广教授。记得初次见面交谈,他睿智的思想和高度的自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在随后的日子里,我和杨老师始终保持密切联系,我时常向他请教,他的为人之道、治学之法时刻影响着我,鞭策着我,成为指引我前行的“灯塔”。毫不夸张地说,杨老师是我一生中最高敬的人生导师、学术导师和工作导师。

杨老师常说:“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,没有爱就没有教育。”55年来,杨老师坚定不移地践行这一教育理念。他爱国、爱校、爱生,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,视事业为生命,以学校为家,以师生为本,淡泊名利、境界高远。

近20年来,杨老师先后拿出400多万元捐助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小学、中学和大学3所母校的贫困生、优秀生,并设定了“有生之年至少要资助1000名贫困生和优秀生”的人生目标,生动诠释了“捧着一颗心来、不带半根草去”的价值追求。拳拳爱校心,浓浓爱生情,感人肺腑。每念及此,深受教育,更加增添了我人生奋斗的动力。

“高等教育行动研究”是杨老师5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。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见证者,更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参与者、实践者,被高等教育学界的同行称为“行动研究的典范”,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敢于直面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热点、难点问题,提出“建立大学董事会和基金会”“适应性教育”“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教学领域中去”等一系列观点和论断,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对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。

“立志、勤奋、惜时”是杨老师的座右铭。数十年来,他笔耕不辍,著作等身,硕果累累,让人惊叹。他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,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,先后出版40多部著作,发表了600多篇论文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盐城师范学院工作时遇到杨老师,我俩谈起了学术。我说我1个月完成了1篇文章。杨老师说他去澳大利亚出差,10天就完成了3篇文章。我很惊讶,杨老师告诉我,他的秘诀是:“平均每周写1篇文章,周日思考问题,周三、周四调研,周五、周六完成文章撰写”杨老师惜时如金、勤思笃行的精神可见一斑。这种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。

“永远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”,这是杨老师常说的一句话,也是他的真实写照。杨老师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、上海大学校长、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务。在工作期间,杨老师始终兢兢业业、一身正气,管理业绩卓著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无为何入世,入世有所为”的人生信条。在师生看来,他是“平民校长”“绿化校长”“自行车校长”,是勇于探索、敢讲真话的“教育勇士”。杨老师集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清廉的工作作风于一身,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。

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教师“要成为塑造学生的‘大先生’”。杨老师品格高尚、学识渊博、能力卓越,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典范,我想,杨老师就是这样的“大先生”。有一首歌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唱出了我的心声。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”尽管我已年过花甲,仍远没有达到杨老师的境界,但是我将继续视杨老师为我的精神坐标和人生榜样,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。

(本文选编自11月8日作者在“杨德广教授从教55周年暨高等教育行动研究高峰论坛”上的讲话)

我的「导师」

■成长春